

Renditions

Chinese texts—

CALLIGRAPHY BY YEN FU, translator of Thomas Huxley's *Ethics and Evolution* (see page 4). The seal in upper-right corner reads: *T'ien-yen tsung cheh-hsueh chia*, "A philosopher of the evolutionary school".

Material not available due to
copyright restriction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Yung An)

天演論譯例言

嚴復

一、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海通已來。象寄之才。隨地多有。而任取一書。責其能與於斯二者則已寡矣。其故在淺嘗。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書所言。本五十年來西人新得之學。又為作者晚出之書。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傾到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指。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什法師有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幸勿以是書為口實也。

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隨舉隨釋。如中文之旁支。後乃遙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令仿此為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自善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

一、易曰脩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毫釐千里。審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豈釣奇哉。不佞此譯。頗貽艱深文陋之譏。實則刻意求顯。不過如是。又原書論說。多本名數格致。及一切疇人之學。倘於之數者向未問津。雖作者同國之人。言語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譯也耶。

一、新理踵出。名目紛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牽合。終嫌參差。譯者遇此。獨有自具衡量。即義定名。顧其事有甚難者。即如此書上卷導言十餘篇。乃因正論理深。先敷淺說。僕始繙卮言。而錢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濫惡。謂內典原有此種。可名懸談。及桐城吳丈攀父汝綸見之。又謂卮言既成濫詞。懸談亦沿釋氏。均非能自樹立者所為。不如用諸子舊例。隨篇標目為佳。穗卿又謂如此則篇自為文。於原書建立一本之義稍晦。而懸談懸疏諸名。懸者卒也。乃會撮精旨之言。與此不合。必不可用。於是乃依其原目。質譯導言。而分注吳之篇目於下。取便閱者。此以見定名之難。雖欲避生吞活剝之誚。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競天擇。儲能效實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一、原書多論希臘以來學派。凡所標舉。皆當時名碩。流風緒論。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係焉。講西學者所不可不知也。茲於篇末。略載諸公生世事業。粗備學者知人論世之資。

一、窮理與從政相同。皆貴集思廣益。今遇原文所論。與他書有異同者。輒就謬陋所知。列入後案。以資參考。間亦附以己見。取詩稱嚶求。易言麗澤之義。是非然否。以俟公論。不敢固也。如曰標高揭己。則失不佞懷鉛握槧。辛苦遙譯之本心矣。囹囹

漢書外戚傳

班固

(一)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媵見帝。

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歎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曰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曰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曰擊擊顧念我者。乃曰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向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曰禮葬焉。其後。上曰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嫋嫋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爲作賦。曰傷悼夫人。其辭曰。美連娟曰脩嫋兮。命樸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潛曰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曰遙思兮。精浮游而出壘。託沈陰曰曠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芟苒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虛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驪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曰躊躇。執路曰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寢淫敞芫。寂兮無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妒闖葦。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歎。洿沫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嫋妍太息。嘆稚子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二)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蛾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險越禮制。寢盛於前。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曰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妒。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參息兮。申佩離曰自思。陳女圖曰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閔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閱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晦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洒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日。潛玄宮兮幽曰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櫺虛兮風泠冷。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縵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覩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回回

回想我在語言上犯過的錯誤

趙元任

我近年來講了些關於語言的演講，當然都希望所說的全是對的咯。但是這些年下來，真不容易再想出點兒什麼什麼新的題目來講。所以我就想：幹麻不講點兒我關於語言上犯過的錯誤呢？我記得不多幾年前我的同事跟朋友 Martin Joos 曾經說過“趙元任在語言上頭從來沒有過錯誤的。”我當然很感謝他這種過獎的話，可是同時我就回想想我從前在語言上頭曾經犯過些什麼什麼的錯誤。所以我今天就拿“回想我在語言上犯過的錯誤”作為講題。

我們家裡原籍是江蘇常州陽湖（就是陽湖派桐城派古文的陽湖）。辛亥以後不是廢除了一個城幾個縣的制度了嗎？我們就變了武進縣人了。不過照普通話說起來，我們都都算是常州人就是了。我們從祖父以下都在北方住了好久。我是生在天津的，可是還沒到會說話的時候兒就到了北京。後來又到磁州、祁州、河間、保定、冀州那些地方住。我那時候兒說的話有兩個地方兒不合乎我四圍人說話的聲音的。一個是凡是虫、イ、尸、日所謂卷舌音的字，我只會用舌尖音，說成了尸、フ、ム、ム。還有一點：凡是用マ、イマ、メマ、リマ收音的字，我總把後頭的鼻音選掉了，說成ッ、イセ、メッ、リセ。所以有一天我看見用人給我盛的一碗麵被一個貓不滴兒不滴兒的吃了，我就大聲兒嚷“貓雌我的滅！”因為不會說吃說成雌，不會說麵說成滅，所以“貓吃我的麵”變成了“貓雌我的滅”了。

還有些地方我小時候兒說話說的不對，是因為我們家裡的大人們說話都是常州的底子。雖然我們家裡算是說的北京話，可是總帶着許多我們江浙人所謂南邊的口音。比方真假的真饅頭的蒸都念成蒸——哦，不對！是念成增，因為我不會發虫-ム虫ム的虫音，不是嗎？還有今天的今跟北京的京都念成京。這種ム、ム不分イム、イム不分的現象，不但常州這樣，從上海一直到成都，凡是長江流域，總有二百公里寬的這麼一大片地方都是不分ム、ム不分イム、イム的。這種分別我是到了十幾歲以後一個字一個字很費勁兒才學會的。還有一樣兒我小時候說話說的不對的地方兒就是不會用舌尖音後發マ-イ マイ的音，只會用早年的老派國音ム、ム、フ、フ的フ音。在法國話裡倒是 ni, gni 兩種音並存的，例如 venir 用舌尖音 ni, compagnie 用舌面音 gnie。在中國恐怕只有杭州用舌尖音念你我的你字：マイ，用舌面音讀擬草稿的擬字：フイ。我猜這大概是南宋時候兒帶過來的北方話的影響。這種分別是相當的微細。甚至有一位在美國某大學當東方語文系主任的，因為他生長在河北省的南部，所以他把你、牛、年等字都用舌面音念成フイ、フイ文、フイマ。還有我們常州人遇見了入聲字要念北方音又是沒辦法的了。碰到眼面前日常用的字，當然沒有問題。比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個數字碰巧一半兒是入聲字，我們很容易給“一、七、八”說成陰平，“十”念陽平，“六”念去聲。可是遇見了冷一點兒的字就有問題了。一方面因為我們多半時候兒不在京兆區住，好些入聲字分配的法子跟北京不一樣。比方不必的“必”我們說成不必（ムイ）。還有文言的字更沒辦法。例如蝻蝻兒那個蟲子的名字，我們會說，可是文言蟋蟀兩個字我們就乾脆用常州入聲念成ムイセ，ムセ，了。再加上我一小開蒙認字念書就完全用常州音，好些字——不但入聲字——根本不知道北方音怎麼念。所以我小時候兒說的話是一種很混雜的河北話，還帶了些江浙話的口音。固然嚴格說起來，世界上任何語言，任何方言，沒有不帶很雜的來源的，在語言學上講起來無所謂對，無所謂錯。可是當時我們孩子們以為我們說的是北京話，那是一種錯誤的觀念。

我犯過的還有一種錯誤就是關於人對人所用的什麼語言，一成了固定的方式就改變不過來了。比方在美國的所謂少數民族：中國人啊，日本人，猶太人，瑞典人啊，他們在家裡說本來的語言。趕小孩子一上了學，很快的就學會了英文，回來就跟家裡人說英文，家裡的大人們就仍舊用家鄉話跟他們說話，這樣就成了一種固定的人對人的語言方式了。在我個人的經驗，一小兒只會說北邊話。趕九歲跟着家裡回到常州，同住的有自曾祖以下三房的長輩、同輩，都一塊兒住在一所三、四進的大房子裡。他們對我說常州話我只會用北邊話回答他們。不久我就從用人們，街上的人，跟同輩的小孩兒們學會了說常州話了。可是對長輩們還老是他們說他們的常州話，我說我的北邊話，我總覺

着對他們說常州話好像不恭敬似的。固然這麼樣儿做法沒有什麼不應該的地方。不過我當時認為這是小輩對長輩應該的事情，那是一種錯誤的觀念。

我還有一樣儿常常犯的錯誤，或者是常常自己不一致的地方，就是老打不定主意到底還是要會說許多語言，許多方言說的跟本地人一樣好吶，還是要做一個語言學的理論學家？我早年時聽過些許多種方言，所以總想學說中國全國各省的話。我學語音學跟語言學的時候儿很佩服英國的 Daniel Jones 跟美國的 Edward Sapir。他們兩位又會說各種語言，又是頭等的理論家。記得有一年我到耶魯大學第一次拜訪 Sapir，他問了我常州話的音系跟大致的文法跟常用的字，談了不到一個鐘頭，他就開始跟我說起常州話來了。可是我在巴黎大學跟 Antoine Meillet 上過學（Meillet 就是寫那部 *Les Langues du Monde* 世界語言那部書的編者）。他引用起各種語言的例子來的時候儿，不管是希臘是拉丁，不管是近東是遠東，什麼字一出他的口都是純粹的法國的口音。可是他講的理論都頭頭是道，那就何必說的跟本地人一樣的聲音吶？我還有一位老師 J. Vendryès，他是生在法國東部的。那地方不像標準音前 [a] 後 [ɑ]，就是國際音標的刻版 a 字母 [a] 跟草體 a 字母 [ɑ]。平常我們學法文的時候儿先生總叫注意‘爪子’叫 *patte*，是前 [a]，‘漿糊’叫 *pâte* 是後 [ɑ]，代名詞受格的‘我’是 *moi*，一年一月的‘月’是 *mois*。我的先生 Vendryès 都說成不前不後的 [pat]，[mwɑ]，可是他著的語言學通論的書 *Le Langage* 是一部非常出名的好書。我曾經自誇過說我會說所有的中國的主要方言。可是有一次我到潮州火車棧要買一張二等票到汕頭，他們給了我兩張三等票，我只好用廣州話跟他們解釋了。我在法國曾經用法國話演講過，在德國用德國話演講過，可是有一次在墨西哥城旅館裡用西班牙話叫早飯到屋裡來。過了五分十分鐘，他們用英文打電話又來問您剛才叫的什麼東西來着？我在瑞典有一次要買票到一個城，名字叫 *M - a - l - m - o*，o 字上加兩個點儿。我說了半天 *Malmö*，*Malmö*，他們不懂，後來才恍然大悟，“哦，你要到的地方是 *Malmö*”，好像是中國話的去聲加陽平似的：ㄋㄢˊ。我本來知道瑞典話是像中國話有聲調的，可是當時忘了把我的理論的知識應用在實例上了。

我在一九一幾到一九三幾二十多年當中對於國語統一的工作跟方言調查的工作大半是同時進行的。可是這個有很不方便的地方。我代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到各省去調查方言。可是有的發音人以為我是代表教育部派到各處去調查國語統一的進步的，所以他們就不說純粹的自己本地的方言，反而想法子對我說他們的藍青官話。結果我後來只好先自修一下子，學一點儿半調子的當地方言跟發音人說話，讓他們可以覺着放心一點儿說他們自己本地的話。那麼我向來認為方言學家的責任只是聽，只是分析，不是會說，那種看法又是一種錯誤的看法了。

關於語言教學的方法，我覺得我向來注重聽注重讀的辦法是對的。這倒不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提倡的 *audio-lingual approach*，注重所謂耳、舌的新方法。我是從小時候儿在老派的書房裡念四書五經時候儿得來的習慣，就是從前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裡說的“讀書不求甚解”的辦法。你漸漸長大了過過就懂了。不是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了嗎？記得我在康奈爾大學上二年級的德文。先生還是德國人吶。可是他也跟着那時候儿一般通行的舊法子，在班上老是看着德文翻譯成英文，整學期聽不到二十句德國話。可是我自修的時候儿還是照着我的老習慣哇喇哇喇的念，到學期完了大考的時候儿德文翻成英文我的分數還得了一個 A 吶。

可是從這種經驗我結論以為用耳、舌是學語言的唯一的方法，那就錯了。我覺得我錯是起頭儿認得我太太的時候。她在上海中西女塾念過三年書，可是她原籍是安徽，生長在南京，又在湖北念過書，所以在上海三年跟同學們只說一種南方官話，始終沒說過一句上海話。我們結了婚以後，我們就開始說各處的方言玩儿，今天“南京話”，明天“揚州話”，後天“湖北話”。說着說着，她的“上海閑話”忽然脫口而出了，說的流利的就像向來就會說上海話似的。可見得耳、舌法雖然是個好方法，但是純用耳聽的方法來學語言也是個很可能的方法。

那一陣子注重耳、舌的教學法，同時就不注意到認字的方面，特別是關於中國的方塊儿字。在一九四三、四四年間，我在哈佛大學擔任關於陸軍特訓班的中文部主任。因為得速成了就要送出海

外，所以用羅馬字拼音教說話，沒有日子教認字。只到了最後一兩個月教了幾個眼面前常用的字，還教了一點兒廣東話。這麼十個月下來，他們已經能說很流利的中國話，後來好些都到了中國，有的還娶了中國太太。可是當中有幾個特別起勁兒的自己加工學認漢字，助教們也就熱心盡義務幫着教他們。不久他們還辦了一個報叫大私報，因為他們當兵的不是叫 private 嗎？那麼 privates 辦的報不就是大私報了嗎？這恐怕是空前絕後的全是外國人編的中文報了。我講這段故事就是要說這一班辦報的人不但多認了些字，他們說話的成績也格外好。可見得耳、舌方法之上還有耳、舌、眼方法更有用，這又是我起初沒料到的事情。

那麼我還有一樣對於語言上錯誤的看法，就是老覺着語言的分配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我固然早就知道江蘇一省的東南是吳語，西南是南官話，北部是北官話。可是有一年到歐州旅行我就無形中假定一國說一種話，或是一區說一種話。有一次開車逛瑞士在 Matterhorn 山腳下的 Brig 城住。第二天預備送車去檢查機器，上滑油什麼的。因為 Brig 城在瑞士的德國話區域裡頭，我就先用小字典查了一下兒汽車各部分的德文名稱。第二天把車送到車行裡，他們一看我們是外路人，就跟我們說起法國話來了。我說那不成。我昨兒晚上用功是用的德文的功，這車非得用德文來修不成。我固然知道瑞士的德國話跟一般的德國話有點兒不同，可是沒料到他們跟外國人說法國話的。

那一次旅行又沿着歐洲西北岸開車到丹麥。法國、比利時對外國人都說法國話。荷蘭人知道很少外國人會說荷蘭話，所以多半兒對人說英文，在德國境內他們對人都說所謂高原德文(hochdeutsch)，就是一般外人學的德文。趕到了北歐各國，又因為很少人懂他們的話，所以他們又對你說英文了。可是我一路留心細聽他們自己當中說的話呀，那完全又另是一回事兒了。從法國東北部起，他們就說一種日爾曼語系的 Flemish 話，比利時當然拿 Flemish 當兩種國語之一，漸漸的變成荷蘭話，又漸漸的變成沿海各區說的所謂低窪區的德文(Platdeutsch)，從這種德文變到丹麥話也是比較的漸漸的變的。所以我一路得到的印象就很像坐着長江的輪船從上海到重慶，一路停一個碼頭變一點兒口音，很難說一個方言到什麼地方為止另一個方言從什麼地方起的。

我說了半天我在語言上犯過的些錯誤的地方，最後我再報告一下兒我在語言上搞的太對了，反而搞錯了。我喜歡喝的有一種紅酒，英文叫 Burgundy，可是我不大清楚 Burgundy 是什麼國的什麼城還是什麼省。那一次開車從瑞士入法國境，住在 Bourgogne 省的首都 Dijon 城。進了一個旅館，看見旁邊兒大廳上許多人在一個大桶子旁邊兒倒出一杯一杯的東西喝。我也沒很在意，就出去到一個飯館裡吃飯去了。在飯館裡叫酒當然是得付錢的了。趕回到旅館才發現他們在那兒一杯一杯的倒了喝的就是我喜歡喝的 Burgundy 酒，是旅館敬的，不要錢的。為什麼呢？原來 Dijon 城就是 Burgundy 區的首都。可是我因為只知道 Dijon 是 Bourgogne 的首都，沒知道 Bourgogne 就是英文所謂 Burgundy。所以這一次我在法國知道的法文太多了，反而不上算了！囧囧

苦瓜和尚畫語錄

石濤

一畫章第一

太古無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於何立。立於一畫。一畫者。衆有之本。萬象之根。見用於神。藏用於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畫之法者。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衆法也。夫畫者。從於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錯。鳥獸草木之性情。池榭樓臺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盡其態。終未得一畫之洪規也。行遠登高。悉起膚寸。此一畫收盡鴻濛之外。即億萬萬筆墨。未有不始於此。而終於此。惟聽人之握取之耳。人能以一畫具體而微。意明筆透。腕不虛則畫非是。畫非是則腕不靈。動之以旋。潤之以轉。居之以曠。出如截。入如揭。能圓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齊。凸凹突兀。斷截橫斜。如水之就深。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髮強也。用無不神。而法無不貫也。理無不入。而態無不盡也。信手一揮。山川人物。鳥獸草木。池榭樓臺。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情摹景。顯露隱含。人不見其畫之成。畫不違其心之用。蓋自太朴散而一畫之法立矣。一畫之法立而萬物著矣。我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了法章第二

規矩者。方圓之極則也。天地者。規矩之運行也。世知有規矩。而不知夫乾旋坤轉之義。此天地之縛人於法。人之役法於蒙。雖攘先天後天之法。終不得其理之所存。所以有是法不能了者。反爲法障之也。古今法障不了。由一畫之理不明。一畫明。則障不在目。而畫可從心。畫從心而障自遠矣。夫畫者。形天地萬物者也。舍筆墨其何以形之哉。墨受於天。濃淡枯潤。隨之筆。操於人。勾皴烘染隨之。古之人未嘗不以法爲也。無法則于世無限焉。是一畫者。非無限而限之也。非有法而限之也。法無障。障無法。法自畫生。障自畫退。法障不參。而乾旋坤轉之義得矣。畫道彰矣。一畫了矣。

變化章第三

古者。識之具也。化者。識其具而弗爲也。具古以化。未見夫人也。嘗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識拘之也。識拘于似則不廣。故君子惟借古以開今也。又曰。至人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爲至法。凡事有經必有權。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經。即變其權。一知其法。即功于化。夫畫天下變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勢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陰陽氣度之流行也。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今人不明乎此。動則曰。某家皴點。可以立脚。非似某家山水。不能傳久。某家清澹。可以立品。非似某家工巧。祇足娛人。是我爲某家役。非某家爲我用也。縱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殘羹耳。于我何有哉。或有謂余曰。某家博我也。某家約我也。我將于何門戶。于何階級。于何比擬。于何效驗。于何點染。于何皴皴。于何形勢。能使我即古。而古即我。如是者。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也。我之爲我。自有我在。古之鬚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鬚眉。縱有時觸著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爲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于古何師而不化之有。

尊受章第四

受與識。先受而後識也。識然後受。非受也。古今至明之士。藉其識而發其所受。知其受而發其所識。不過一事之能。其小受小識也。未能識一畫之權擴而大之也。夫一畫含萬物於中。畫受墨。墨受筆。筆受腕。腕受心。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以受也。然貴乎人能尊得其受。而不尊自棄也。得其畫而不化自縛也。夫受畫者。必尊而守之。強而用之。無閒於外。無息於內。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乃所以尊受之也。

筆墨章第五

古之人有有筆有墨者。亦有有筆無墨者。亦有有墨無筆者。非山川之限于一偏。而人之賦受不齊也。墨之澱筆也以靈。筆之運墨也以神。墨非蒙養不靈。筆非生活不神。能受蒙養之靈。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無筆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變蒙養之靈。是有筆無墨也。山川萬物之具體。有反有正。有偏有側。有聚有散。有近有遠。有內有外。有虛有實。有斷有連。有層次。有剝落。有丰致。有飄渺。此生活之大端也。故山川萬物之薦靈于人。因人操此蒙養生活之權。苟非其然。焉能使筆墨之下。有胎有骨。有開有合。有體有用。有形有勢。有拱有立。有蹲跳。有潛伏。有衝霄。有削芳。有磅礴。有嵯峨。有嶢峴。有奇峭。有險峻。一一盡其靈而足其神。

運腕章第六

或曰。繪譜畫訓。章章發明。用筆用墨。處處精細。自古以來。從未有山海之形勢。駕諸空言。託之同好。想大滌子性分太高。世外立法。不屑從淺近處下手耶。異哉斯言也。受之於遠。得之最近。識之於近。役之於遠。一畫者。字畫下手之淺近功夫也。變畫者。用筆用墨之淺近法度也。山海者。一邱一壑之淺近張本也。形勢者。鄴皴之淺近綱領也。苟徒知方隅之識。則有方隅之張本。譬如方隅中有山焉。有峯焉。斯人也。得之一山。始終圖之。得之一峯。始終不變。是山也。是峯也。轉使脫韻雕鑿于斯人之手可乎。不可乎。且也。形勢不變。徒知鄴皴之皮毛。畫法不變。徒知形勢之拘泥。蒙養不齊。徒知山川之結列。山林不備。徒知張本之空虛。欲化此四者。必先從運腕入手也。腕若虛靈。則畫能折變。筆如截揭。則形不癡蒙。腕受實則沉著透徹。腕受虛則飛舞悠揚。腕受正則中直藏鋒。腕受仄則欹斜盡致。腕受疾則操縱得勢。腕受遲則拱揖有情。腕受化則渾合自然。腕受變則陸離譎怪。腕受奇則神工鬼斧。腕受神則川嶽薦靈。

網緼章第七

筆與墨會。是為網緼。網緼不分。是為混沌。關混沌者。舍一畫而誰耶。畫於山則靈之。畫於水則動之。畫於林則生之。畫於人則逸之。得筆墨之會。解網緼之分。作關混沌手。傳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得之也。不可雕鑿。不可板腐。不可沉泥。不可牽連。不可脫節。不可無理。在於墨海中。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出生活。尺幅上換去毛骨。混沌裏放出光明。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蓋以運夫墨。非墨運也。操夫筆。非筆操也。脫夫胎。非胎脫也。自一以分萬。自萬以治一。化一而成網緼。天下之能事畢矣。

山川章第八

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質也。得筆墨之法者。山川之飾也。知其飾而非理。其理危矣。知其質而非法。其法微矣。是故古人知其微危。必獲於一。一有不明。則萬物障。一無不明。則萬物齊。畫之理。筆之法。不過天地之質與飾也。山川天地之形勢也。風雨晦明。山川之氣象也。疎密深遠。山川之約徑也。縱橫吞吐。山川之節奏也。陰陽濃淡。山川之凝神也。水雲聚散。山川之聯屬也。蹲跳向背。山川之行藏也。高明者。天之權也。博厚者。地之衡也。風雲者。天之束縛山川也。水石者。地之激躍山川也。非天地之權衡。不能變化山川之不測。雖風雲之束縛。不能等九區之山川於同模。雖水石之激躍。不能別山川之形勢於筆端。且山水之大。廣土千里。結雲萬里。羅峯列嶂。以一管窺之。即飛仙恐不能周旋也。以一畫測之。即可參天地之化育也。測山川之形勢。度地土之廣遠。審峯嶂之疎密。識雲煙之蒙昧。正踞千里。邪睨萬重。統歸於天之權地之衡也。天有是權。能變山川之精靈。地有是衡。能運山川之氣脈。我有是一畫。能貫山川之形神。此予五十年前。未脫胎于山川也。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予也。予脫胎于山川也。搜盡奇峯打草稿也。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之于大滌也。

皴法章第九

筆之於皴也。開生面也。山之爲形萬狀。則其開面非一端。世人知其皴。失却生面。縱使皴也。于山乎何有。或石或土。徒寫其石與土。此方隅之皴也。非山川自具之皴也。如山川自具之皴。則有峯名各異。體奇面生。具狀不等。故皴法自別。有捲雲皴。劈斧皴。披麻皴。解索皴。鬼面皴。骷髏皴。亂柴皴。芝麻皴。金碧皴。玉屑皴。彈窩皴。磬頭皴。沒骨皴。皆是皴也。必因峯之體異。峯之面生。峯與皴合。皴自峯生。峯不能變皴之體用。皴却能資峯之形聲。不得其峯何以變。不得其皴何以現。峯之變與不變。在於皴之現與不現。皴有是名。峯亦有是知。如天柱峯。明星峯。蓮花峯。仙人峯。五老峯。七賢峯。雲臺峯。天馬峯。獅子峯。峨眉峯。瑯琊峯。金輪峯。香爐峯。小華峯。匹練峯。回雁峯。是峯也居其形。是皴也開其面。然于運墨操筆之時。又何待有峯皴之見。一畫落紙。衆畫隨之。一理纔具。衆理付之。審一畫之來去。達衆理之範圍。山川之形勢得定。古今之皴法不殊。山川之形勢在畫。畫之蒙養在墨。墨之生活在操。操之作用在持。善操運者。內實而外空。因受一畫之理。而應諸萬方。所以豪無悖謬。亦有內空而外實者。因法之化。不假思索。外形已具而內不載也。是故古之人虛實中度。內外合操。畫法變備。無疵無病。得蒙養之靈。運用之神。正則正。仄則仄。偏側則偏側。若夫面牆塵蔽而物障。有不生憎于造物者乎。

境界章第十

分疆三疊兩段。似乎山水之失。然有不失之者。如自然分疆者。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是也。每每寫山水如開關分破。豪無生活。見之即知分疆。三疊者。一層地。二層樹。三層山。望之何分遠近。寫此三疊奚啻印刻。兩段者。景在下。山在上。俗以雲在中。分明隔做兩段。爲此三者。先要貫通一氣。不可拘泥分疆。三疊兩段。偏要突手作用。纔見筆力。即入千峯萬壑。俱無俗迹。爲此三者入神。則於細碎有失。亦不礙矣。

蹊徑章第十一

寫畫有蹊徑六則。對景不對山。對山不對景。倒景。借景。截斷。險峻。此六則者。須辨明之。對景不對山者。山之古貌如冬。境界如春。此對景不對山也。樹木古朴如冬。其山如春。此對山不對景也。如樹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樹木倒。皆倒景也。如空山杳冥。無物生態。借以疎柳嫩竹。橋梁草閣。此借景也。截斷者。無塵俗之境。山水樹木。翦頭去尾。筆筆處處。皆以截斷。而截斷之法。非至鬆之筆。莫能入也。險峻者人跡不能到。無路可入也。如鳥山渤海。蓬萊方壺。非仙人莫居。非世人可測。此山海之險峻也。若以畫圖險峻。只在峭峯懸崖。棧道崎嶇之險耳。須見筆力是妙。

林木章第十二

古人寫樹。或三株五株。九株十株。令其反正陰陽。各自面目。參差高下。生動有致。吾寫松柏古槐古檜之法。如三五株。其勢似英雄起舞。僂仰蹲立。蹠躡排宕。或硬或軟。運筆運腕。大都多以寫石之法寫之。五指四指三指。皆隨其腕轉。與肘伸去縮來。齊並一力。其運筆極重處。却須飛提紙上。消去猛氣。所以或濃或淡。虛而靈。空而妙。大山亦如此法。餘者不足用。生辣中求破碎之相。此不說之說矣。

海濤章第十三

海有洪流。山有潛伏。海有吞吐。山有拱揖。海能薦靈。山能脈運。山有層巒疊嶂。邃谷深崖。巉峴突兀。嵐氣霧露。煙雲畢至。猶如海之洪流。海之吞吐。此非海之薦靈。亦山之自居於海也。海亦能自居於山也。海之汪洋。海之含泓。海之激笑。海之蜃樓雉氣。海之鯨躍龍騰。海潮如峯。海汐如嶺。此海之自居於山也。非山之自居於海也。山海自居若是。而人亦有目視之者。如瀛洲閭

苑。弱水蓬萊。玄圃方壺。縱使棋布星分。亦可以水源龍脈。推而知之。若得之於海。失之於山。得之於山。失之於海。是人妄受之也。我之受也。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山海而知我受也。皆在人一筆一墨之風流也。

四時章第十四

凡寫四時之景。風味不同。陰晴各異。審時度候爲之。古人寄景于詩。其春日。每同沙草發。長共水雲連。其夏日。樹下地常蔭。水邊風最涼。其秋日。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其冬日。路渺筆先到。池寒墨更圓。亦有冬不正令者。其詩曰。雪慳天欠冷。年近日添長。雖值冬似無寒意。亦有詩曰。殘年日易曉。夾雪雨天晴。以二詩論畫。欠冷添長易曉。夾雪摹之。不獨於冬。推於三時。冬隨其令。亦有半晴半陰者。如片雲明月暗。斜日雨邊晴。亦有似晴似陰者。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予拈詩意。以爲畫意未有景不隨時者。滿目雲山。隨時而變。以此哦之。可知畫即詩中意。詩非畫裏禪乎。

遠塵章第十五

人爲物蔽。則與塵交。人爲物使。則心受勞。勞心於刻畫而自毀。蔽塵於筆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損無益。終不快其心也。我則物隨物蔽。塵隨塵交。則心不勞。心不勞則有畫矣。畫乃人之所有。一畫人所未有。夫畫貴乎思。思其一則心有所著。而快所以畫。則精微之入。不可測矣。想古人未必言此。特深發之。

脫俗章第十六

愚者與俗同識。愚不蒙則智。俗不濺則清。俗因愚受。愚因蒙昧。故至人不能不達。不能不明。達則變。明則化。受事則無形。治形則無迹。運墨如已成。操筆如無爲。尺幅管天地山川萬物。而心淡若無者。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

兼字章第十七

墨能栽培山川之形。筆能傾覆山川之勢。未可以一邱一壑而限量之也。古今人物。無不細悉。必使墨海抱負。筆山駕馭。然後廣其用。所以八極之表。九土之變。五嶽之尊。四海之廣。放之無外。收之無內。世不執法。天不執能。不但其顯于畫。而又顯于字。字與畫者。其具兩端。其功一體。一畫者。字畫先有之根本也。字畫者。一畫後天之經權也。能知經權而忘一畫之本者。是由子孫而失其宗支也。能知古今不泯。而忘其功之不在人者。亦由百物而失其天之授也。天能授人以法。不能授人以功。天能授人以畫。不能授人以變。人或棄法以伐功。人或離畫以務變。是天之不在於人。雖有字畫。亦不傳焉。天之授人也。因其可授而授之。亦有大知而大授。小知而小授也。所以古今字畫。本之天而全之人也。自天之有所授。而人之大知小知者。皆莫不有字畫之法存焉。而又得偏廣者也。我故有兼字之論也。

資任章第十八

古之人寄興于筆墨。假道于山川。不化而應化。無爲而有爲。身不炫而名立。因有蒙養之功。生活之操。載之寰宇。已受山川之質也。以墨運觀之。則受蒙養之任。以筆操觀之。則受生活之任。以山川觀之。則受胎骨之任。以鄴皴觀之。則受畫變之任。以滄海觀之。則受天地之任。以坳堂觀之。則受須臾之任。以無爲觀之。則受有爲之任。以一畫觀之。則受萬畫之任。以虛腕觀之。則受穎脫之任。有是任著。必先資其任之所任。然後可以施之于筆。如不資之。則局隘淺陋。有不任其任之所爲。且天之任于山無窮。山之得體也以位。山之薦靈也以神。山之變幻也以化。山之蒙養也以仁。山之縱橫也以動。山之潛伏也以靜。山之拱揖也以禮。山之紆徐也以和。山之環聚也以謹。

Material not available due to
copyright restrictions.

OLD MAN IN THE CLOUDS
by SHIH T'AO

山之虛靈也以智。山之純秀也以文。山之躡跳也以武。山之峻厲也以險。山之逼漢也以高。山之渾厚也以洪。山之淺近也以小。此山天之任而任。非山受任以任天也。人能受天之任而任。非山之任而任人也。由此推之。此山自任而任也。不能遷山之任而任也。是以仁者不遷于仁。而樂山也。山有是任。水豈無任耶。水非無爲而無任也。夫水汪洋廣澤也以德。卑下循禮也以義。潮汐不息也以道。決行激躍也以勇。滌洄平一也以法。盈遠通達也以察。泓泓鮮潔也以善。折旋朝東也以志。其水見任於瀛潮溟渤之間者。非此素行其任。則又何能周天下之山川。通天下之血脈乎。人之所任于山。不任于水者。是猶沉于滄海而不知其岸也。亦猶岸之不知有滄海也。是故知者知其畔岸。逝于川山。聽于源泉而樂水也。非山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廣。非水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大。非山之任水。不足以見乎周流。非水之任山。不足以見乎環抱。山水之任不著。則周流環抱無由。周流環抱不著。則蒙養生活無方。蒙養生活有操。則周流環抱有由。周流環抱有由。則山水之任息矣。吾人之任山水也。任不在廣。則任其可制。任不在多。則任其可易。非易不能任多。非制不能任廣。任不在筆。則任其可傳。任不在墨。則任其可受。任不在山。則任其可靜。任不在水。則任其可動。任不在古。則任其無荒。任不在今。則任其無障。是以古今不亂。筆墨常存。因其浹洽。斯任而已矣。然則此任者。誠蒙養生活之理。以一治萬。以萬治一。不任于山。不任于水。不任于筆墨。不任于古今。不任于聖人。是任也。是有其資也。囹囹

顏氏家訓

顏之推

序致第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已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倣。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傳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鬪鬪。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傳婢寡妻耳。

吾家風教。素爲整密。昔在齠齔。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塗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爲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脩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滌。三十已後。大過稀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書之誠。經目過耳也。故留此二十篇。以爲汝曹後車耳。

教子第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匱。子生咳嘔。師保固明孝仁禮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慾。宜誠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爲諭。安得不用湯藥鍼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時。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勲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爲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爲周逖抽腸斃鼓云。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誠。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褒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耳。

齊武成帝子琅邪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帝及后竝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點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爲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嘗朝南殿。見典御進新冰。鉤盾獻早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薨。

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龜明鑒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回回